

世界文学名著



安娜·卡列尼娜

上 下

Anna Karenina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姚锦镛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安娜·卡列尼娜

上 下

Anna Karenina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 著

姚锦镛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全2册 / (俄罗斯) 列夫·托尔斯泰著；姚锦镛译. —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7. 6 (2017. 8重印)

ISBN 978-7-5313-5227-3

I. ①安… II. ①列…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 — 俄罗斯 — 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 103740 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单瑛琪

责任编辑：张玉虹 姚宏越

媒体联络：刘 维

统筹发行：郝庆春

团 购：刘静波

印制统筹：刘 成

责任校对：陈 杰

封面设计：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版式设计：杜 江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字 数：785千字

印 张：30

版 次：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8月第2次

书 号：ISBN 978-7-5313-5227-3

定 价：70.00元 (全2册)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24-23284384

主要人物表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勃朗斯基（斯季瓦）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道丽） 斯捷潘的妻子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洛维奇·卡列宁 安娜的丈夫，官僚

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卡列尼娜

亚历山大·伏隆斯基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科斯佳）

卡捷琳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吉蒂、卡佳） 列文的妻子

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 与尼古拉·列文同居的女子

谢尔盖·伊万诺维奇（伊万内奇）·科兹内舍夫 列文同母异父

的哥哥

尼古拉·列文 列文同母异父的哥哥

亚历山大·德米特里奇·谢尔巴茨基公爵

纳塔利娅 谢尔巴茨基公爵的大女儿

利沃夫 纳塔利娅的丈夫，外交家

阿列克谢·基里罗维奇·伏隆斯基 伏隆斯基的哥哥

利季娅·伊凡诺夫娜伯爵夫人

贝特西·特维尔斯卡娅公爵夫人

瓦莲卡 吉蒂在欧洲崇拜的女友

彼得里茨基 与伏隆斯基同一团的军官

亚什温 与伏隆斯基同一团的军官，赌徒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斯维亚日斯基 贵族，地方自治活动家

佩斯卓夫 自由主义者

戈列尼谢夫 伏隆斯基贵胄军官学校的同学

马特维 斯捷潘家的仆人

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 斯捷潘家的老保姆

阿加菲娅·米哈伊洛夫娜 列文家的老保姆

目 录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138
第三部	279
第四部	411
第五部	509
第六部	640
第七部	778
第八部	893

第一部

一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个个不同。

奥勃朗斯基一家乱成了一团。妻子得知丈夫与原法籍家庭教师关系暧昧，声称再也不与丈夫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了。这一局面已延续了三天，对此夫妻俩、家里人、下人无不感到痛苦。家里人和下人都觉得，再这样生活下去已毫无意义，哪怕是在客店里邂逅的住客，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的家人强。妻子关在房间里，就是不出来，三天来家里也见不到丈夫的影子，孩子们个个都像无人管教的野孩子，在家里东奔西跑。英籍女教师与女管家拌嘴，随后给自己的朋友写信，请她们为自己物色新岗位。昨天午饭时，厨子就甩手不干了。厨娘和车夫也要求结账走人。

夫妻不和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称他的小名斯季瓦——通常都是在规定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的。他不睡在妻子的卧室，而是睡在书房里的皮沙发上。他那保养良好的肥胖身躯在富有弹性的沙发上翻了个儿，侧过身子，紧紧抱住枕头，脸颊使劲贴了上去，像是还想好好睡一大觉，不料一骨碌跳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了眼睛。

“可不是，怎么回事？”他想起刚才做的梦，“到底怎么回事？想

起来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①请客。不错，不是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某个地方。这个达姆施塔特是在美国。不错，这顿饭是阿拉宾在玻璃桌上请的。吃饭的人都在唱‘我的宝贝’。不，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歌，还有一些小巧玲珑的酒瓶，原来这些瓶都是娘们儿。”他回忆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欢快地闪动眼睛，他想得出了神，脸上堆笑。“真是的，挺不错，真不错，好事层出不穷，只可惜醒过来，说也说不清，想也想不明，留下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些印象。”一见透过厚呢窗帘斜着射进来的一丝阳光，一双腿开心地从沙发上垂了下来，伸出脚去摸那双绣上花的金色拖鞋——鞋是妻子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鞋上的花也是她亲手绣上去的。他按照九年来养成的老习惯，身子没抬起来，便伸手去摸挂在卧房里的晨衣，可猛地想起，自己居然没睡在妻子的房间里，而是睡在书房里，为什么呢？一想到此，笑意顿时消失，眉头紧皱起来。

“哎哟，哟，哟……”他想起家里发生的事，不觉连声叹息，脑子里又浮现出与妻子吵架的桩桩细节，想到了自己身处山穷水尽的境地，而最糟糕的是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令他感到痛苦不堪。

“不错！她不会原谅，也不可能原谅我的。而最可怕的是这一切全怪我——是我的不是。可我又错在哪里？这就是这一悲剧的所在。”他想到，“哎哟，哟，哟……”他一想起这场争吵的情景，绝望而极其痛苦地叹起气来。

令他最难受的是刚从剧院回来的最初时刻，他高高兴兴、开开心心地一手拿着一只大梨，准备送给妻子吃，可是在客厅里找不到她，意外的是她也不在书房，最后还是在卧室里见到她手里拿着那封招灾惹祸、暴露真相的信。

① 达姆施塔特：现今德国的一个城市。

她，道丽^①，一向忙忙碌碌，事事操心，在他眼中，她头脑也很简单。这时一手拿着信，一动不动地站着，一脸惊讶、绝望和愤恨的神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是什么？”她指着信问。

一想起这些事，像往常那样，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觉得，事情本身并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些话。

这时刻，他的表现应该像人们在干了丑事突然被揭露出来时那样，但他没有表现出委屈感，也没有否认，没有为自己辩白，请求原谅，反而显得满不在乎——这太糟糕了！他脸上的表情完全是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神经的反射作用）——是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他那惯常的善良而愚蠢的微笑。

他不能原谅自己居然出现这样愚蠢的微笑。道丽一见对方这样的笑，像肉体上受到刺痛，身子一阵哆嗦，以其惯有的火暴脾气，怒气冲冲地脱口说出了一连串刻薄尖酸的话，冲出了房间。从此再也不愿见到丈夫了。

“全是这一愚蠢的笑惹的祸。”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心想。

“怎么办呢？该怎么办？”他绝望地自问，却找不到答案。

二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对自己是诚实的。他不会自欺欺人，他不相信自己有悔过之心。他，一位相貌堂堂、三十四岁的多情男子，他的妻子只比他小一岁，作为母亲，她生育过七个孩子，五个活着，两个夭折，他现在不爱妻子了，对此他并不感到悔恨。令他后

① 道丽是他的妻子达里娅的英文名字。

悔的是这件事他没能瞒过妻子。不过他也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为妻子、孩子和自己感到痛心。要是他能料到，自己的罪孽对妻子的打击会这么大，他也许做得更严密些，想方设法瞒过她。显然这问题他并没有认真考虑过，但也隐隐约约想过，妻子已怀疑他不忠于她，只是在装聋作哑罢了。他甚至认为，她年老色衰，风韵不再，魅力不存，只是个普普通通、善良的家庭主妇，出于公平心，理应对他宽容大度。可情况恰恰相反。

“唉，可怕。哎哟哟，何其可怕！”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暗自悲叹，一筹莫展，“想当初我们的日子多称心！她为孩子而心满意足，幸福异常。我向来不过问她的事，把孩子和家务事放手让她去管，让她随心所欲。不错，遗憾的是，她原是我们的家庭教师。这事够遗憾的！勾搭上自己的家庭教师未免有点庸俗、下流。可她是个多标致的家庭教师！（他的眼前即刻浮现出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乌黑眸子和盈盈笑脸）不过她在我们家的时候，我并没有出现过任何出格举动。最糟糕的是她已经……活像命运故意安排的！哎哟，哟，哟……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生活中遇到最棘手、最复杂的问题时他通常所采取的办法是：日子姑且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说，什么都抛诸脑后。既然不到夜晚难以在梦中忘忧消愁，也不能重温酒瓶女歌声的美梦，且糊糊涂涂过一天吧。

“等着瞧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自言自语道。于是他站了起来，穿上丝绸的蓝色衬里的灰色晨衣，拉起腰带打了个结，挺起宽宽的胸脯，深深吸了口气，照例迈开那双支撑着他那胖大身躯的八字脚，精神抖擞地轻快地来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按了按铃。他的贴身仆人马特维立刻应声来到，把他的衣服、长靴和电报拿了进来，身后还跟着带着理发工具的理发师。

“衙门里可有公文没有？”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接过电报，在镜

子面前坐下，问。

“都放在餐桌上。”马特维答，同时怀着同情而探询的目光打量了主子一眼。稍停片刻，他带着狡狴的微笑补充说，“马车老板那儿有人来过。”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没有回答，只在镜里打量了马特维一眼。从他们在镜子里相遇的目光，看得出来他们已彼此心照不宣。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目光似乎在问：“你为什么对我说这个？难道你还不知道？”

马特维把双手放进上装口袋里，伸出一只脚，默默地、好心心地、带着一丝微笑看了看主子。

“我已吩咐他下星期天再来，此前不要麻烦您，也不要自找烦恼。”他说。显然他这话是早已想好了的。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一听就知道马特维想说句笑话，好引起对方的注意。他拆开电报看了看，揣摩着电报里时常拼错的字，他的脸色开朗了起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要来。”他说罢，做了个手势，让理发师光滑丰满的手停一会儿。理发师正从他那长长的、鬃曲的络腮胡子中间剃出一条淡红色的纹路来。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他这一声“谢天谢地”足以表明他也像主子一样明白这次来访的重大意义，那就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喜欢的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的到来，也许会促使夫妻言归于好。

“她一个人，还是和丈夫一起来？”马特维问。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张不了嘴，因为理发匠正在剃他的上唇，于是举起一个手指来。马特维朝镜子里点点头。

“一个人。那就在楼上收拾好一间房间？”

“你去告诉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一声，她会安排的。”

“报告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吗？”马特维好像怀疑似的又问了一句。

“不错，告诉她。你把电报拿去，交给她，让她按吩咐去办。”

“您这是想让我去试试。”马特维明白对方的用意，但没有说出来，只说：

“是，老爷。”

当马特维踏着那双嘎吱作响的长靴，手里拿着电报，慢吞吞地回到房间，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已经洗好了脸，梳过了头发，正在预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要我对您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您——高兴怎样办就怎样办好了。”他说，眼睛含着笑意，把手放进口袋，歪着脑袋打量主子。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沉默了片刻，接着他那漂亮的脸庞上流露出一种善良而又有几分凄惨的微笑。

“怎么样，马特维？”他说，摇摇头。

“不妨，老爷。会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解决的？”

“是的，老爷。”

“你是这么想的？谁来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见门外有女人衣服的窸窣声，问。

“我，老爷。”门外传来了一个坚定而愉快的女人声音，老保姆马特廖娜·菲尔蒙诺夫娜严峻的麻脸从门外探进来。

“什么事，马特廖娜？”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到了她跟前，问。

虽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完全对不起妻子，而且他自己也有所感觉，但是家里几乎所有的人（也包括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的心腹，这保姆），都向着他的。

“我说，什么事？”他忧郁地问。

“到她那里去，老爷，再认一次错吧。上帝会帮助您的。她太伤心了，真不忍心看她，再说家里已搅得一团糟了。老爷，您该怜惜

怜惜几个孩子。认个错吧，老爷。没法子！都闹到这个地步……”

“可她不愿见我。”

“尽您的本分吧。上帝是慈悲的，向上帝祈祷，老爷，向上帝祈祷吧。”

“好吧，你走吧，”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说，突然涨红了脸，“我说，给我换衣服。”他转身对马特维说，毅然决然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起衬衣，像举着马驹，吹去了上面的一点看不见的黑点，他带着显然愉快的神情把衬衣套在主子保养得很好的躯体上。

三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穿好了衣服，在身上洒了些香水，拉直衬衣袖口，照常把香烟、皮夹子、火柴和那有着双重链子和表坠的怀表分别放进各个口袋里，然后抖了抖手帕。虽然他遭受了不幸，但是他还是自觉神清气爽、芳香扑鼻、健健康康的，他微微摇晃着两腿进了餐室。咖啡已摆在那里等他，咖啡旁边放着信件和公文。

他读过几封信，有一封令他很不痛快。信是一位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的一片树林。这片林子非卖掉不可。可是在他与妻子言归于好之前，这个问题压根儿无从谈起。更何况这一涉及金钱上利害关系的问题居然与他急待解决的与妻子的和解牵扯到了一起，越发令人不快。一想到自己会受这一利害关系所左右，想到要出卖林子非得与妻子和解不可——想到此，他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看罢信件，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把衙门里送来的公文挪到了面前，快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铅笔做了些记号，就把公文推在一旁，端起咖啡。他边喝咖啡，边打开油墨未干的晨报，读了起来。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所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派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派的，而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报纸。虽然他对于科

学、艺术和政治并没有特别的兴趣，但他对这一切问题却坚持抱着与大多数人和他所翻阅的报纸一致的见解。只有在大多数人改变见解后，他才随着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并没有改变，而是见解本身不知不觉地在他心中发生了变化。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从不选择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观点，而是这些政治主张和观点自动找上门来，正如他并没有选择帽子和上衣的样式，而只穿戴着大家都在穿戴的。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作为一名成年人出于上流社会政治的需要，他必须有自己的政治观点，这正如必须有帽子一样。要问他为什么选择自由主义的观点，而不是保守派的——他周围也有许多人抱有保守派的见解——倒不是由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更合理，而是他认为这种观点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党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的确，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债台高筑，正缺钱用。自由党说婚姻制度已过时，必须改革。确实，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家庭生活毫无乐趣可言，逼得他非说谎不可，那是完全违反他的本性的。自由党说，确切说是暗示，宗教只起着约束野蛮阶层的作用，而斯捷潘·阿尔卡季奇连做一次短短的礼拜，都站得腰酸腿痛，而且不明白：现世生活过得这么愉快，那么何必用种种可怕而玄妙的言辞来妄谈来生？而且，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爱开玩笑，喜欢说：如果人要夸耀自己的祖先，他就不应当只追忆到留里克^①，不承认他的始祖——猴子，他喜欢用这一类的话去作弄老实人。就这样，自由主义的倾向成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的一种习性。他喜欢自己的报纸，恰如他喜欢饭后抽一支雪茄，读了报后，就像饭后抽了支雪茄烟，顿时觉得脑子里轻雾弥漫，飘飘欲仙。他读社论，社论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完全没有必要叫嚣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没有必要叫嚣政府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① 留里克（死于879年）：俄国的建国者，留里克王朝（869—1598）的始祖。

扑灭洪水猛兽般的革命，恰恰相反，“照我们的意见，危险并不在于臆想出来的洪水猛兽般的革命，而在于阻碍进步的抱残守缺”。他又读了一篇关于财政的论文，其中提到了边沁和密勒^①，对政府某部有所讽刺。凭着他特有的机敏，他看透这些文章的讽刺意义，参透了它从何而来，针对什么人，出于什么动机。这，往往给他带来一定的满足感。但是今天这种满足感被马特廖娜·菲利蒙诺夫娜的劝告和家中的不如意状态糟蹋了。他还在报上看到贝斯特伯爵^②已赴威斯巴登^③的传说，看到医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和某青年征婚的广告。但是这些新闻报道并没有像平常那样给他带来淡淡的、滑稽的快感。

他看过了报，连喝了两杯咖啡，吃完了黄油面包，立起身来，拂去落在背心上的面包屑，然后挺起宽阔的胸膛，脸上漾起满足的微笑。他笑，倒不是因为他心里有什么特别愉快的事，而是由于良好的消化引起的。

但是这满足的微笑立刻勾起了他的心事，不觉陷入了沉思。

门外传来两个孩子的声音，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听得出来，那是他的小儿子格里沙和他的大女儿塔尼娅的声音，他们正在搬什么东西，把那东西翻落在地。

“我对你说过，别让乘客坐到车顶上。”小女孩用英语嚷着，“你得拾起来！”

“全乱套了，”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暗自想道，“这不，孩子到处乱跑。”他到了门边叫他们。两个孩子抛下那当火车用的匣子，向父亲走过来。

① 边沁（1748—1832）：英国资产阶级法律学家和伦理学家，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勒（1806—1872）：英国哲学家，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在伦理学上他接近边沁的功利主义。

② 贝斯特伯爵（1809—1886）：奥匈帝国首相，俾斯麦的政敌。

③ 威斯巴登：德国西部城市，在莱茵河畔，是矿泉疗养地。

那小女孩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大胆地跑进来，抱住他，笑嘻嘻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她一贯喜欢闻他的络腮胡子散发出的熟悉的香气。最后小女孩吻了吻他那因为弯曲的姿势而涨得通红、闪烁着慈爱光芒的面孔，松开了两手，刚要转身跑开去，父亲拉住她。

“妈妈怎样了？”他抚摸着女儿滑润柔软的小脖子问。“你好！”他向走上来说候他的男孩笑着说。

他意识到，比起男孩来，自己更偏爱女儿，但他总是尽量做到一视同仁，可是那男孩感觉到这一点，对于父亲的冷淡的微笑并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她起来了。”女孩答道。

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叹了口气，“这么说她又整整一夜没有睡。”他想。

“我说，她快活吗？”

小女孩知道，她父亲和母亲吵架了，母亲准不会快活，父亲一定知道的，他这是明知故问，所以问得这么轻松，为此她为父亲感到脸红。他立刻觉察出来，也脸红了。

“我不知道，”她说，“她没有说要我们上课，她只是要我们跟古里小姐到外婆家去。”

“那好，去吧，塔尼娅，我的宝贝。哦，等一等！”他说，没有放开她，抚摸着她的柔软的小手。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放在那里的一小盒糖果，拣她最爱吃的，给了她两块，一块巧克力和一块软糖。

“是给格里沙的？”小女孩指着巧克力问。

“是的，是的。”他又抚摸了一下她的小肩膀，吻了吻她的头发和脖子，让她走了。

“马车套好了，”马特维说，“但是有个人有事要见您。”

“来了很久吗？”斯捷潘·阿尔卡季奇问。

“半个钟头左右。”

“对你说了多少次，有人来马上报告我！”

“至少总得让您喝完咖啡。”马特维说，他的声调粗鲁而又亲切，使人听了发不了火。

“那么，马上请她进来。”奥勃朗斯基烦恼地皱着眉头，说。

那求见者，是上尉加里宁的寡妻，提出一件办不到且不合理的要求，但是斯捷潘·阿尔卡季奇照例请她坐下，仔细听她说完，没有打断她一句，并且给了她详细的指示，告诉她怎样以及向谁去请求，甚至还用他粗犷、奔放、优美而清晰的笔迹，快速而得体地替她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帮得了她忙的人。打发走上尉的寡妻后，斯捷潘·阿尔卡季奇拿起帽子，站住想了想他忘记什么没有。看来除了他要忘记的——妻子，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啊，可真是！”他说着垂下了脑袋，那漂亮的脸孔顿时出现了烦恼的神情，“去不去呢？”他自言自语道。他内心一个声音告诉他，他不应当去，除了虚情假意没别的。改善或弥补他们的关系是无望的了，因为不可能让她再具有楚楚动人的魅力，也不可能让他变成一个不喜欢女人的老头。现在除了欺骗说谎之外已无计可施，而欺骗说谎又是违背他天性的。

“可是迟早总得走这一步。这样下去不行。”他说罢来了勇气。他挺着胸，拿出一支纸烟，吸了两口，就把剩下的烟扔进珠母贝壳烟灰碟里去，迈开大步走过客厅，打开了通往他妻子寝室的另一扇房门。

四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穿着梳妆短衣站在打开的衣柜前翻找东西。她那曾经是浓密秀美、现在却变稀疏了的头发，用发针盘在